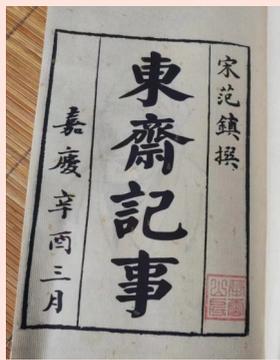


## 范镇与许昌之一



范镇画像



范镇著作

时隔300余年，宋名臣范镇再次走入大众视野。

“如山范景仁，确乎不可拔。”范镇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，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。他在许昌度过的晚年岁月中，留下了许多诗文佚事。其声音笑貌，闪现于字里行间。

千百年来，他的墓地由于各种原因，不断被遗忘，被毁坏，但也不断被追忆，被重建。

作为物质存在的墓地，可以被时光淘洗，但他留下的文化光辉，将炳照千秋，不断唤醒人们的记忆。



寻访宋朝·范镇文化研讨现场



观音寺村村貌

## 宋代名贤墓 千年历沧桑

□ 记者 刘俊民 文/图

## 襄城发现范镇家族墓

8月21日，经有关专家现场勘查，襄城县王洛镇观音寺村发现的一处宋墓遗址，初步确定是宋代名臣范镇的家墓群。

范镇(1007年—1088年)，字景仁，成都华阳(今成都市双流区)人。北宋著名史学家、文学家、政治家。仁宗时，知谏院，以直言敢谏闻名。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，熙宁三年(1070年)以户部侍郎致仕，后定居许昌。累封蜀郡公，谥忠文。

苏轼称：“熙宁、元丰间，士大夫论天下贤者，必曰君实(司马光)、景仁。其道德风流，足以师表当世。其议论可否，足以荣辱天下。”

据范镇墓志、神道碑，其墓址在“襄城县汝安乡推贤里”。明、清文献中，提示范镇墓在房村保观音寺一带，1987年《襄城县地名录》提示在王洛乡西北部，但确切墓址失考，历次文物普查均未收录。

根据相关线索，襄城县政协、许昌市传统建筑学会联合有关专家，来到王洛镇观音村进行了此次调查。

村民田青称，村外曾有大片“范家坟”，“文革”前后被挖掘一空，所得砖石用于桥梁、道路、舞台等建设。在最后一次挖掘中，他们曾在一座墓中挖出了两面铜镜。“在村里代销点换了三盒工字烟，扔到墓坑里，不一会儿就噁吐完了。”

据他回忆，范家坟出土的一块方形碑刻(墓志，已丢失)上，显示宋代当地地名“推贤村”。

经现场查看勘测所用墓碑，文物工作者确定为宋代遗物。“范家坟”与凤阳冈、观音寺遗址的方位关系，亦与清初文献记载相符。

在随后召开的研讨会上，与会人员一致认为，观音寺村发现的宋墓遗迹，与历代文献记载高度吻合，可以初步判定是范镇家族墓葬。

许昌市传统建筑学会会长宋国晓说：“范镇墓的发现，在历史文化研究、乡村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。当前，应加强文物征集和研究保护，加强范镇文化的宣传，使更多的人通过了解范镇，走进优秀的传统文化。”

## 宋代即有损毁

北宋元祐四年(1089年)八月，范镇安葬襄城。

“公维蜀人，乃葬于汝。”苏轼在《范镇墓志铭》中写得明白：元祐三年闰十二月癸卯朔(初一)，范镇逝世于颍昌，享年八十一岁，谥忠文。“公晚家于许，许人爱而敬之。其薨也，里人皆出涕。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(廿二)，葬于汝之襄城县汝安乡推贤里。”

需要补充的是，当年二月七日，范镇侄孙、著作郎范祖禹请假送葬，称“以今年三月一日葬于颍昌府阳翟县”。可见，范镇墓址一度选在阳翟，但很快发生变化。

范镇共有五子，长男夭亡，三子范百嘉、四子范百岁分别早于范镇一年、六年辞世。范祖禹为范百嘉、范百岁分别撰写了墓志铭，均在元祐四年八月附葬于推贤里。也就是说，范镇墓确定之后，亡故诸子也迁葬于此，据清代文献



现场考察

记载，也包括夭亡已久的长子。

坟墓作为生命的痕迹之一，难免随时光变迁磨灭。李廌的《师友谈记》记录了范镇墓遭遇的初次损毁：

范祖封，忠文公之孙也。尝梦忠文言：“我墓前石人、石羊、石虎，长短大小皆逾制，如我官未应得也。汝可亟易之。”祖封既久忘其梦，而坟寺僧忽报一夕大雷，石人一折其手，一断其身。乃始惊惧，遍与亲旧言其事。或曰：“忠文死犹守礼不踰，况生前乎！”

石人被雷电击毁是较罕见的事情。范祖封归因于祖父灵魂的自律，意外之灾遂成佳话。

《师友谈记》成书于元祐末，距范镇辞世不足5年。

## 元代寻墓成佳话

元代文学家李术鲁翀(1279年至1338年)20余岁被荐为襄城学掾，曾寻访范镇墓并留有一首长诗。

“一世盛德伟烈，光著史籍，人固知之。其葬在襄城汝安乡推贤里，载东坡集中甚详。”李术鲁翀眼看墓区被开辟为田地，感慨不已。当地百姓告诉他，金代时仍有范氏子孙生活在墓旁，战乱之后不知所往。

《范坟诗》中，李术鲁翀回顾了范镇重要的人生瞬间：率先请仁宗立嗣，“犯讳言所难”；力抗王安石新法，“甘老西山薇”；元祐初年又辞谢朝廷征召，“清风溢环海”。

“公既晚家许，道德人所腓。襄城卜封冢，汝颍皆京圻。”李术鲁翀期望能禁止农人耕牧，使范坟保持宁静庄严。

“我来访遗垄，名姓存依稀。来仍散兵烬，雨雪无留罪。公名在天下，岂逐薤露晞。谁能禁耕牧，盛事乘新机。吾力不足振，感叹徒歔歔。”

略晚于李术鲁翀的元人苏天爵，记录了范镇后人寻墓祭祖之事。

元至顺四年(1333年)，范镇九世孙、举人范伟可自武陵(今湖南常德)来到襄城拜祭远祖。这是家族中人时隔太久的回归。士绅们视为佳话，纷纷题诗称颂。苏天爵在诗册后题写了感言。

北宋时期，公卿大臣之家多在钧、许、郑、汴安置莹地，也许是因在朝为官，方便扫墓祭祖。后来战乱频仍，南北隔绝，子孙四散，这些坟墓大都沦为无人看护的樵牧之地。这是范伟可寻祖的大背景。

“范蜀公之墓在今许州襄城县房村保，九世孙伟可独能访知其处而拜谒之。然则君子之泽，詎可以世计耶？”苏

天爵记下了范镇墓的地理名称，宋时的推贤里，到了元代叫作房村保。

## 清初再次修复

明嘉靖《襄城县志》中记载“范镇墓在城西北四十里，房玄龄墓在房村”，附图中，范镇墓标注在房村之北。

清初，在又一次战乱之后，范镇墓的地址又成谜团。“历年渐远，竟无有知其葬处者。盖时代变迁，地名窜易，既无以知其地，自无以得其冢。”

清康熙七年(1668年)，县令张允中访求推贤里所在。三年后，学者刘宗泗征诸文献，加以实地查考，认定范镇墓在凤冈之后，观音寺之北。

尚未立碑标识，张允中离职。直至清康熙三十六年(1697年)，县令刘子章应刘宗泗之请重修范镇墓，立起围墙，禁止耕牧，又环植松柏，撰文立碑。

刘宗泗之兄刘宗洙撰有《范蜀公墓道记》一文，记录了范镇墓的情景：坟场占地约百亩，其中大家一座，墓主是范镇及其夫人；大家之下有五座坟墓一字排开，埋葬的是其五子；又有许多坟冢，已难以辨识。

范镇栖身襄城，与郟县的苏轼墓遥相呼应，同为豫土增光。刘宗洙说，范镇的事业、人品、文章、气节如丽日当中，天下后世莫不翕然宗师之。不论于襄城为官者，还是土生土长的襄城人，只要是正人君子，都是范镇的传人。

## 范镇精神永传扬

祖先坟墓所在，即是故乡。元代，范伟可寻墓拜祭，是家族后人的使命与本能。清初，襄城士人寻访范镇墓，其实是在寻找精神的高度与归处。范镇墓一直在那里，只是后人曾经忘却，有所迷失。

钧、许、郑、汴区域内的宋墓，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已经屈指可数。声名显赫即使如苏轼，其墓葬在元代也难免“斧斤相寻，草木已空”，到了明清之际，更是惨遭盗掘。周亮工叹道：“鼎革之事，何代无之，乃中州之惨，至令子瞻不保其丘墓，不亦甚乎！”

时隔300多年后，范镇墓再一次被确认。遗憾的是数十年前，惨遭浩劫。

如今，西冈之侧，地表之上，范镇家族的墓冢已不见痕迹，墓志等遗物也无处可寻。但有心人的寻索，将使范镇的精神光辉，在他的第二故乡与安息之地，得以传扬。